

泛海浮家在天涯 (續完)

衛挺生

晚年旅美雜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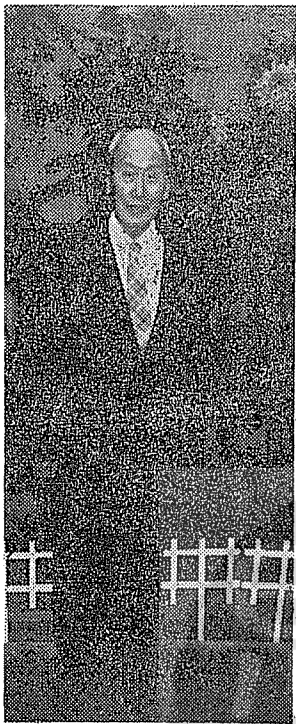
居美後的研究著述

自從回到哈佛大學以後，我開始了我一生最光明的一段生活，而這一段的光明，完全是我的賢妻逸芬爲我造成的。原來美國一般習慣與一般的規定，公私機關任職其年齡均以六十五歲爲限，一到六十六歲必需退休。而我乃六十六歲人，無論學校任教或機關任職皆不可能。逸芬本來比我年少幾歲，乃得入工業機關任事，她的工作屢受上司的稱讚，所得收入够一家兩口人的生活，而且微有賸餘儲蓄。做滿了五年，依法得到美國政府的「社會保險養老金」，亦够二人食、衣、

住、行、疾病治療之需要費用。因此她主張：她爲二人生活而工作，而我應當盡量向學術研究方面去發展；充分運用我的學識及才能，利用美國的社會安定環境，與哈佛大學的圖書館、博物館豐富的資料儲備，與專家學人可供諮詢者之衆多，試爲國家民族及天下後世作出有不朽價值之學術上的貢獻，庶可不虛此生，而留下不朽的佳名。她這樣的自我犧牲，以成全我在學術方面的事業，我自然感激萬分而欣然願從。

我對於日本先史的研究，在香港時原已出版過三本書，即(1)一九五〇年出版徐福入日本建國考，又名日本神武開國新考；(2)其次年又出版補

從事學術「多角經營」的名教授衛挺生博士。



編；(3)徐福與日本，一九五三年出版，在菲律賓時又將前三書的資料改寫成英文書；(4)日 The Birth of Japan 「日本之誕生」，一九五五年成而未即出版。到哈大後，因哈燕圖 (「圖」乃「圖書館」三字之合字) 資料豐富遂補充(2)徐福與日本書

中考古資料之未備而著：(5) Yayoi Culture, the First Chinese Culture in Japan (載英文「中國文化季刊」The 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 Feb. 1968)，自(3)(4)兩論文成而英、美、日本、菲律賓之學者均有好評。倫敦大學已退休之人類學權威名教授英國皇家學院院改士慈博士 Dr. Reynald Ruggles Yates F. R. S. Professor Emeritus of the University of London 對於日本人種研究早有權威著作問世，見拙著則喜其爲二千年來日本先史之首次澄清，遂爲 The Birth of Japan 撰一序文 Foreword，並催促其早日出版。我因徐福入日本建國問題雖已解決，而日本先史仍應上溯，乃向山海經覓求答案而得答案，遂於一九六七年(民國五十六年)著成。(6)燕昭王之(大帝國)鉅燕考，載「華岡學報」第三期，又寫成英文本。(7)「The Greater Yen Kingdom of King Chao」，載 Chinese Culture quarterly Vol. VIII, No. 4 Dec. 1967。因燕昭王之鉅燕包括「南倭」「北倭」，乃上溯而研究「倭奴」民族之真相。而精讀 John Batchelor's, The Ain.

of Japan「日本之倭奴民族」，及其所著之「倭奴語典」及「倭奴文典」John Batchelor's Ainu-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y, and Ainu Grammar，從其語文研究而知「倭奴」Ainu之民族稱源於「人」字曰「Ainu」。「紀伊」半島原為倭奴語之區域，意謂「蓬葦之葉蕪地」，乃「蓬萊」島名之所由來。紀伊後世猶產芝菌，為輕微之清瀉藥劑，可以却病延年，乃琅邪入海之舟子誤傳其為「長生不死之藥」與「蓬萊仙山」之來由所。「倭奴」原作「委奴」，「委」古音「藹」，故从「委」音之字有「矮」「餒」「魏」（今粵音即古中原音）皆音「藹」。「富士山」倭奴語作Fuchi, Futi, 意謂「火神」，乃東山經「胡射之山」之所由來。倭奴民族征服日本原始之穴居（「豎穴」）而短小之民族，而此短小民族乃繩紋式土器之製造及使用人，其原始來自黑龍江下游之肅慎民族，沿庫頁島北海道而入日本。「肅慎」者今世稱「通古斯族」，自中石器人而肅慎之新石器人，而委奴之新石器人，而燕與琅邪人之「彌生式文化」之戰國末迄秦始皇時之中國人入殖日本羣島，而日本先史時代之人種問題解決，經八百餘年之生聚教訓而唐化，遂成平安京之有史之日本帝國文化。至此始改編而成增修之一九六九年本The Birth of Japan定稿，其稿今在臺灣排印製版中，此書之出，可以解釋本世紀以來日本掘地考古之總成績，可以肅清日本先史時代之神話與瞎話之迷魂陣，可以暫補先史時代日本眞史之眞空。

頗爲豐富。先研寫「論騶衍之年代」，繼著「論汲冢與其竹書」，（載民國五十三年即一九六四年「思想與時代」月刊第一一四、一一五期及一年二、一二與一二三期），從而瞭解騶子治學之階段，推定「汲冢」非魏王之墓葬塚，乃「梁丘藏」。原騶子入梁後，爲報答梁惠成王郊迎三十里之殊遇，乃爲之組織訓練學者多人，以之入東周之文庫與史宬，抄錄並編著成書籍多篇。其抄錄之書例如：(1)「穆天子傳」六篇，(2)「逸周書」十九篇（今分爲七十解），(3)「周食田法」一篇，(4)「生封」一篇，(5)「名」二篇，(6)「瑣語」十一篇等。其編著之書：(一)有「大曆」二篇，乃騶子學於東周馮相氏而著成之天文曆法研究。其摛歸齊稷下，乃後來騶子被稱呼爲「談天衍」之所資。(二)「紀年」十二篇乃在騶子之訓導下，其門人爲作「自今以上至于黃帝」之政法研究，而先成之「自黃帝以來至于今王」之歷史大事記，是即今所謂之「古本竹書紀年」，原有數本，出自數人之手，司馬遷見其「不同而乖異」而皆未敢採用。紀年中載有魏之先代事略，魏以上之晉國事略及晉國以上之夏、商、周三代事略，上溯自黃帝以下。梁襄王慮及敵人決黃河以灌大梁，乃於河北汲縣高邱中作秘密之庫藏以保存其國寶，名之曰「梁丘藏」，並命作竹書一篇曰「梁丘藏」藏入之，以詔示後人以所藏物之內容。丘中所藏者有金玉之寶及文獻之寶，其入藏乃在梁襄王二十一年魏與楚人大戰於函谷時。

今察騶子之學，其逸周書十九篇，今稱七十解者，皆孔子入東周時未及抄入其「書經」之百

篇中之所逸。而此「逸書」經武帝時之獻書而入漢之「石室」（「石渠閣」）金匱之藏，司馬遷因得援引之以入其「史記」之「周本紀」。今察「逸周書」中有「職方」一篇，與周禮中之「職方」內容悉同。騶衍子之學，最重視周代制度之研究，其入周，必首先覓求周代官制官規之文獻，周官全書必然完全抄錄。（孔子重治道，不重制度之研究，故未採歟？）或者騶子亦因梁襄王之「望之不似人君」，不足與言王道，乃僅留「職方」一篇以證其地理學說。其周官之全書抄到後，全書携還齊之稷下，以求後來之應用。而應用於燕昭王之「鉅燕」。在鉅燕崩潰後，燕民間收藏之。秦政焚書，漢興以之獻河間獻王，武帝求書，河間獻王乃以之轉獻歟？

騶子之學，博大精深。其綜合哲學，今無存書。我乃就其遺存而有關史地之大者二書研究之，是即（一）穆天子傳與（二）山海經。

關於穆天子傳，今存之六千六百二十二字，我研究寫著，費時六年。每日晨四點鐘起床，工作直至夜分（中間有午睡及休息）。計自一九六一年四月一日開始起，至一九六七年四月交稿止，稿付出交華岡出版，而華岡方面負責人事幾經變更，故出版排印製圖校改又費時四、五年。總共費時十年餘而後出版成書，書名「穆天子傳今考」，書分三編，裝成三冊。第一編曰「外篇」，研究有關全書之廣泛問題。第二編曰「內篇」，解釋書內之各別問題。第三編曰「時地篇」分上下二卷，上卷曰「時篇」，有「日曆譜」，內記穆傳按日記載之大事；有「一覽表」，示征巡

各程實費之日數。下卷曰「地篇」，有詳明之地圖七十六幅，示穆王巡遊各行程經過之路線。

今第一冊之第五章曰「周自穆王都洛考」，乃「穆天子傳今考」全書之最先研寫成部分，費時兩年又四個月。其研究之資料，全出自金文。本來周自武王滅殷以後，周都何在，漢初學者有數說。司馬遷作「周本紀」力排衆說，而假定周自武王滅殷，周王室仍都豐鎬西京，至幽王死於犬戎後，平王東遷洛陽。至宋鄭樵作通志，遂稱周自武王克殷，下至幽王死於犬戎爲「西周」，平王東遷都洛邑以後爲「東周」。千餘年來學者皆從史記與通志之說無異議。穆天子傳清人紀昀目爲小說，清季東西學者爲研究「中國民族西來說」之究竟，多注意穆天子傳與山海經之研究，一翻舊案。王國維（靜安）研究金文，認爲「穆天子傳」以洛邑爲「宗周」，乃六國後人之僞書。我因哈佛燕京圖書館收藏之金文書甚富，乃試窮其究竟，何者是而何者非，而先考戰國前有無「稱洛邑爲『宗周』」之實例，而得自穆王至於敬王六例十九周器之銘文皆以洛邑爲「宗周」，而知王靜安之說非是，乃進而作周青銅器銘文之斷代研究，乃知「周自穆王都洛」，今以此篇單行，而爲「華岡叢書」之一種。從此研究而知，周平王不但未曾自豐鎬東遷王都，而且很可能的是他一生不曾到過豐鎬舊京。不但史記通志去古甚遠，其說可能大錯。即左傳國語亦皆數百年後的追敘的史錄，而地下出土的鐘鼎彝銘，乃周之王、大臣以當時當地當事人自記錄各大事之經過。其正確可信之程度，當然遠在數百年後追記之史

錄以上。

在「穆天子傳今考」之三冊中，內有多項之新認識可稱爲「新發現」，均見於「自序」文中。其最重要者，乃由此研究而確知，今之帕米爾高原及新疆省、青海省皆中國五千年之舊疆，而且皆原在禹貢「九州」中之「雍州」境內。帕米爾高原本爲中國帝王之「懸圃」，今分稱「八帕」，其最南一「帕」今屬阿富汗國，「六帕」不根據任何條約而爲蘇俄之所攫奪。中國僅餘一帕，哀哉！而黃帝齋宮所在，周穆王齋居三日以禮祀昆侖之主峯，西人向稱爲「崑崙」，而我主張稱之爲「黃穆峯」之昆侖山彙之最高峯，今被稱爲 Godwin Austen Peak，而且英印曾一度以麥馬洪線 The McMahon line 劃之入於印度之喀什米爾區，耗矣哀哉！其經研究而有正確認識之地理，有詳明之地圖與攝影可以確指，以救濟前人作圖之模糊。例如星宿海及北辰大石皆有攝影，「不周之山」、「軒轅之丘」之地形皆有極正確之高空攝影。山川高下，一覽在目，此皆前賢之所不能想像。中華學術院爲承認此書對於史學之貢獻，贈予名譽博士學位以示崇敬。關於山海經之研著，原計劃著成「科學的山海經今考」六編，其編目及今日之進展程度如次：

第一編，山經地理圖考：今用航空地圖及高空攝成之地形圖爲主，而以美陸軍部實測之百萬分之一及廿五萬分之一地圖補充之。已成書而在排印中。

第二編，山經植物圖考：今用日本村越三千男著「內外植物原色大圖鑑」爲主，而以哈佛大學植物標本館之標本補充之，已成，而尙待整理。

第三編，山經礦物圖考：在研究中，用哈佛現有資料。

第四編，山經動物圖考：今用日本北隆館原色動物圖鑑及哈佛動物標本館圖書室之資料補充之。

第五編，山海經民族考：在計劃中。

第六編，山海經總考：在計劃中。

析論世界大同理想

古人云「人爲萬物之靈」，在地球上之動物中，人類確爲最富智能。但關於人類自身之存在，有三個問題至今尙未得到解決。

- 第一、國際戰爭如何制止？
- 第二、生產分配如何最善？
- 第三、世界人口如何限制？

在第一與第二問題一解決後，則第三問題較易解決。真正難題在第一第二。

關於第一問題，如何制止國際戰爭？中國歷史具有答案。在春秋時代，共主宗周衰微，諸侯互相征伐兼併，戰爭屢起。降至七國時代，幾乎無歲不戰。有人問孟子「天下惡乎定？」孟子對曰「定於一」，後來秦主嬴政兼併六國而統一中國之「天下」，自稱「秦始皇帝」。本可以「定」，但因其統制過強，民不堪命而崩潰。入漢統一，政尚寬大，二千年來，遇中央有強固之統一政府，而統制之寬嚴得中，則「天下太平」，否則戰爭無已時。所以「定於一」是千古不易的人

類第一定律。

關於第二問題，如何生產分配最善？現今世界走兩極端，所謂「西方」舊國之自由國家，以美國居首，生產效率甚高，但其社會中貧富懸殊，分配過於「不均」乃其病態。所謂「東方」新國之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國家，分配較為均勻，蘇俄、中共最大，但其生產效率大減而至於生產量不夠人民生活的需要。而且其剝奪人民自由，使其喪失個人意志與人生樂趣，其制度之病態曰「愚寡」、「患不自由」，理想的統一世界政制，不需如此桎梏人生，故兩極端之修正應當是：

(甲) 社會或共產主義國家應放寬個人之自由尺度以加強其生產能力。

(乙) 自由資本主義國家應加高累進課稅率以減少貧富之懸殊，而酌採若干福利事業之社會主義，例如養老、育幼、救濟貧病殘廢以及醫藥社會化等。

關於第三問題之限制人口之增加，似可從教育與對人類之義務觀念進行，使人人有計劃的生育，有責任的自限，自可減少速率。

首先對於統一世界的政府組織，英、美思想家有过很具體的努力。在我們遊歷過倫敦時，英國會人士曾發起「世界立法人士建立世界政府討論會」，我曾被邀參加。到美後，見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宗路易 Grenville Clark and Louis B. Sohn 等著書擬具體方案改組聯合國為「世界聯邦」。

世界聯邦之組織雖有具體方案，但為求其化為事實，則必需「東」「西」之領導國家，共同

有此願望而後可。而現今自由世界與共產鐵幕，其思想之距離太遠，故必需尋求一共同目標，可作世界聯邦建邦時之共同口號。我在多年之尋覓後，覺 國父所推崇的大學篇中八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或可充作將來統一世界的基本教育與修養。現今歐美學術僅做到「格物、致知」，中國古代宋明儒學曾做到「誠意、正心」。今後地球上的世界公民必需受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教育與修養，而後可望世界太平。然而今日以「大學八目」先向大眾聒述，未免太迂，太書生氣。我乃試為擬造一通俗而為「東」「西」各國皆可接受之共同口號 *Let every human being live a good life with a good living*，即「人人做好人而享受好生活」「人人享受好生活」的意義，人人能瞭解，是即食、衣、住、行、教育、娛樂、療病、濟貧樣樣良好，而「做好人」的內涵詳言之，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教育訓練及其實踐。

主義既定，我乃試向當年美國總統艾森豪氏進言。大意謂：

「按照中國數千年來的歷史經驗，而得一個顛撲不破的人文定律，即「在世界中之任何區域，而為當時武力所能及者，有一統一之政府則和平，無一統一政府而分立，則有戰爭。」

而現今地球上任何地點，皆武力所可於甚短時期內達到。故世界各國必需上面有一強固有力的世界聯邦政府，始可以共享太平，否則國際

戰爭在所難免。而最大之原子彈戰爭，可能滅絕人類。故為求人類之共同安全，則有力之世界聯邦政府，為地球上必不可少之政治組織。

但察世界今日因主義不同而有所謂「東」「西」兩大壁壘，舊式民主自由國家，所長者乃經濟生產能力之高強，其所短者乃經濟分配貧富之懸殊，是稱為「西方」。新建立之共產或社會主義國家，其經濟之分配雖較為平均，而其生產效能太低，人民生活艱苦而且個人喪失自由與自主，人民變為古代之農奴式與奴隸式之生活，是稱為「東方」。「東」「西」兩方，主義不同，理想懸殊，為求能在同一「聯邦」之下存在，必需先有一共同目標、共同口號。默察今日可以提出以作「東」「西」之共同之目標與口號者，厥惟「人人作好人，人人有好生活」 *A good life with a good living for every person*。在過去蘇聯大員來美者，其印象最深而稱道羨慕者，厥惟美國人民生活之優美。今試以此人民生活之優美，作為美蘇友誼之起點，擴而充之，可作加強「聯合國」以成為「世界聯邦」之初步。」

艾總統悅右之意見，在其派遣副總統尼克遜氏赴俄遊說以打開美、蘇間僵持之局面時，所談內容即以此意為其中心（有尼克遜手函存在可證）。

尼氏蘇聯之行，結果甚好，不久後赫魯雪夫來美報聘，我又供給艾總統以談話資料。在美京華盛頓近郊之大衛營之一日暢談，使赫氏滿意而傾倒，經赫氏遊覽美國各地，親自視察各地工人家庭生活及各地農民之家庭生活後，而後返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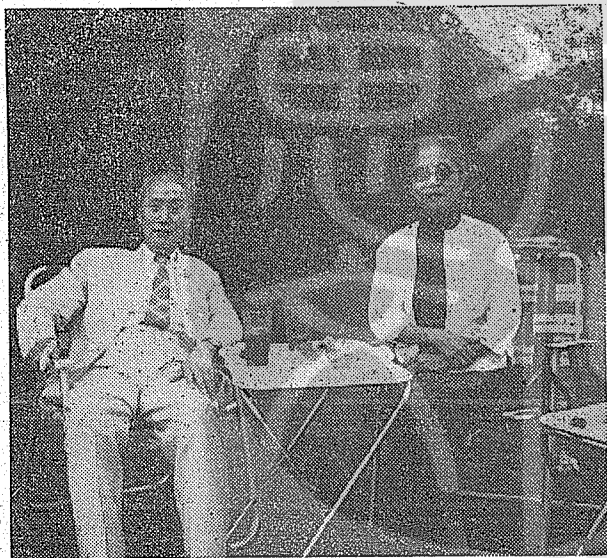
其修正蘇聯人民生活之意念油然而生，在其返國至莫斯科下飛機時之一篇對蘇聯人民之口頭報告及其後一年中之演講（見赫著「無兵無戰之世界」二冊，一九五九年莫斯科出版 N. S. Khrushchev's World without Arms World Without Wars, in 2 vols Moscow 1959），乃「東」「西」融洽合作之起點，亦為「東」「西」合作最佳之文獻。其結果乃有巴黎四強極峰會議之召集（即美艾總統、蘇赫主席、法總統、英首相），結果良好，喜出望外。

不幸而此時美國杜爾斯國務卿已先去世，副卿繼任曰黑特 Christin Herter 不識大體，不識時務，即在極峰會議之前，一而再，再而三派遣偵察飛機偵察蘇聯上空。蘇聯空軍擊落之，是謂「U二號」之不幸事件。俄方赫魯雪夫大怒，認為美方欺騙，無合作誠意，無弭兵誠意，乃大肆咆哮，大肆攻擊，先破壞巴黎之極峰會議，繼乃大鬧於聯合國之全體會議。自彼時迄今，弭兵會議未能舉行，而「世界聯邦」之議無從談起。直至一九七三年尼克遜、布里茲涅夫會談，始重見一線曙光。

艾氏總統任內另一大事，美國政府憂農產物之過剩，乃限制已墾農田之播種，而由政府津貼其不播種之熟田。又恐「穀賤傷農」，乃由政府收購餘糧屯倉，倉積餘穀愈積愈多，每年之管理費積成鉅額。我乃函陳艾總統謂美國之農產與積穀政策應修改，在亞、非、南美各國人民饑饉難堪時，而美國積穀為累，津貼農民使之減少播種，此乃人道上遺憾之事，為求增加自由國家之親

美擁美，及加強自由國家之聯合陣線計，美國宜以賸餘糧食贈予亞、非等之缺糧國家。此一政策可得數種好結果，皆對美國有利：(1) 加強自由國家陣線且加強美國之領導權。(2) 增加受惠國之購買力以採購美產之貨物，而有益於美國工業之繁榮。(3) 農民耕田全種全收，可以增加美國農業之繁榮。(4) 減少倉庫之管理費用。艾總統採用此意見，遂向亞、非各國贈予糧食。歐洲新聞界遂號稱美總統曰「新艾克」。艾任中之晚年，美國之農工商業景氣復興。

一九六一年元月起，甘迺迪總統上任。甘氏



本文作者銜挺生博士與夫人在美國康橋市新居亭園中柳陰樹下合影。

為其自有「小圈子」所包圍，不易接受外間輿論。我乃向副總統鄒敦詹森建議，多被悅納而且往往生效。我與詹森友好通信，乃在其方任國會參院民主黨領導人 Democratic Party Floor Leader 時。在艾總統任期終了時，我曾輯全部往來函件，影印成冊，題曰 On the Orientation of the U. S. A. World Policy 「美國世界政策方針綱要」，以一冊贈詹森，詹氏手函復謝。自是以後，我每作計劃方案，即以副本一份寄詹森副總統。在一九六三年冬，甘迺迪總統被暗殺，而詹森以副總統依憲法陞任總統。

詹森總統就職後，即標榜「世界大社會」政策 World Great Society。因為我所條陳的具體方案「My Break through plan」必成方案，早在前任中已寄給他。而且世界問題自有專家研究解決，我的業餘研究恐不濟事。我也自感年老應當專心完成我自己要研著的各書遂排除一切從事研著。又四年完成「穆天子傳今考」（其中之都洛考一篇早在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完成）。又三年完成「The Birth of Japan」，以後除整輯「文」及編著「自傳」，並在研著「科學的山海經今考」迄今。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穿線平裝定價伍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伍拾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